

“朝阳群众”在 A307

在北京的当代艺术成功地转身为一种当代生活后，北京的当代生活能否转身为一种当代艺术？这是 A307 空间在 798 艺术区开办以来，我最感兴趣的工作角度。

空间所在的高层公寓就伫立在艺术区的门口，但各方面的特征表明，这里是一个居民楼。它的装修风格、家具摆设、门禁电梯以及配套的网球场、游泳馆和超市都提示着一线城市的经济观念和阶层认同。作为介入现实空间的尝试，我的目标是让 A307 与周边常态形成某种斥力或引力，从而邀请居民小区与 798 艺术区，公寓空间和艺术实践，私密意愿与公共展示这三种关系的进驻。

如何模拟出一种与现有环境相类似的知觉，又能同时表明自身所代表的另一种现实？使艺术空间的 A307 重叠上某种生活假象或许可行。在充分利用公寓内的物品之余，我还为空间添置了一些与其气场相适应的生活道具，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仿真物品。仿真物模仿的是生活的表象，承载着人对某类生活方式的想象。它们的存在启动了真实的供求关系：不可翻阅的仿真书不仅体现了国学、财经、管理学、小说、历史、设计和自然科学等知识需求，而且精准地输送了占有和展示某类知识的心理欲求；而畅销的仿真植物基本都和财富的隐喻有关。这些仿真植物枝叶茂盛，维护简单，永不凋败。

一边是仿真书、仿真果蔬、仿真植物、玩具笼养鸟，另一边是 A307 原有的餐桌餐椅、沙发茶几、大床电视。物与物开始列队，物与公寓开始交谈，它们不停地标注着主人的年龄跨度，性别，择业范围甚至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心态。一个人格由此生动起来，反过来编织起这间公寓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推断和发展这一人格想象仍然需要借助公寓内的物。A307 里有一台平板电视和一个电视柜。巧在开幕时段，北京卫视有一档《养生堂》，我下载了该节目中的一期《如何“看”出高血压》，在电视里循环播放。早先一个艺术项目在 A307 留下了一台评书机，我让它回归了本职，拿来播放单田芳的《五鼠闹东京》中的第一讲，评书里的温度和时辰同步了开幕现场。顺着这个基调，“江山如此多娇”、“菊黄蟹熟又重阳”、“雪长城”的喷绘图像，分别被请上了餐厅，沙发和床背后的空壁。

一个深具社会责任感且未雨绸缪的好市民形象开始浮现，这启发了我借用在近年里扩张了语义的“朝阳群众”作为项目的名称。这种借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它的话语歧义，给出了一系列灵活的关系设定。例如，它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既可以是符号又可以有现实基础；既是项目里的对象，也指代观众的现场参与；既诱使勘查，也暗示徒劳。

随着来访群众对该人格的甄别不断深入，现场嫁接的生活假象的败露无疑，表层叙事进行了自我颠覆。如果说现场那些滑稽的“证据链”展现的是某个人的生命都有机会被物的表象所定格的话，那奔赴现场的朝阳群众们也未必能够彻底地夺回对这些物象的主导权。因为，我们除了赋予它们“真假”、“财产”、“客体”甚至“时空的填充内容”等描述或定义之外，所能做的其实不多。自打这些由原木，矿石，原油等工业原料变幻而来的物存在于这个世界后，并不指望获得人类世界里的意义坐标。相反，恰恰是人的行为：在生产、购买、展示和观看的过程中，主动贴附上了物的意义坐标。物的网络关联已久，并一直有机会以物的视角述说“群众”的历史传奇。

文：刘辛夷